



起跳出现意外 短节目发挥失常

4A

羽生结弦自由滑确定上最高难度

本报北京电（特派记者 王坤 张堃雷）在2月8日上午进行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短节目中，两届冬奥会冠军、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第21位出场，在钢琴曲《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中，开启了一段“由黑暗开始，朝着光亮踽踽独行”的旅程。然而，在开场第一个跳跃中出现意外，以95.15分排名短节目第八。

短节目第一跳，羽生结弦出现了意外。赛后接受采访时他告诉记者，他当时在第一跳起跳时，卡到了冰面上的一个洞。“可能是其他选手做了T跳或者F跳，我不知道，我踩到那个洞了，所以我第一跳起跳没起来……”说到这，他显得有些沮丧。

赛后他向记者透露，自由滑他仍然决定上人类历史上的最高难度4A（四周半跳）。“人不能局限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他说，要学会勇敢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羽生结弦此次用在北京冬奥会上的这套短节目，是他本赛季的新节目，其表现风格和上届平昌冬奥会上的短节目有异曲同工之妙。《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一直是花样滑冰场上的热门曲目，羽生结弦亲自邀请了日本钢琴家清塚信也为他的短节目重新做了编曲并演奏。清塚信也为更多中国人所熟知，还是因为他演奏的日剧《交响情人梦》主题曲。在对这段音乐进行改编的时候，他想象着羽生结弦在冰上的表演，流下了泪水。



“这首曲子的作者圣桑是一位因过于天才而孤独行走的音乐家。”清塚信也说，“如果你仔细观察羽生结弦这位英雄，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心里装着许多人，并为人们献出真心的人，你就会看见那条没有人曾踏足过的孤独之路。”

在《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中，羽生结弦演绎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他希望通过这套短节目，向全世界所有关注他的人所表达的心意。

专访羽生结弦： 由黑暗开始，朝着光亮踽踽独行

□本报特派记者 王坤 张堃雷

昨天，两届冬奥会冠军、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在北京冬奥会首都体育馆开启了她的“冬奥三金”之旅，但这次旅行的开端并不尽如人意。男单短节目，羽生结弦在钢琴曲《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中，开启了一段“由黑暗开始，朝着光亮踽踽独行”的表演“旅程”。然而开场第一个跳跃就出现意外，以95.15分排名短节目第八。在赛后的混采区，羽生结弦接受了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国内外媒体采访。就像每次出现失误时反复自责的习惯，看得出，羽生结弦对自己因意外产生的跳跃失误有些纠结。

记者：第三次奥运会，结束了短节目比赛，现在心情如何？

羽生结弦：是无可奈何的感觉。我内心觉得好像是没有失误一样的感觉。老实说……可能和大家相比，我现在才是最心神不定的吧，怎么说，有种被讨厌了的感觉。

记者：说说4S具体出现了什么问题？

羽生结弦：我好像跳在洞上了。不是卡冰槽，卡冰槽的感觉是自己跳跃的轨迹卡进了同一个轨迹里，这个我在2019年的短节目发生过。只不过那个短节目是6分钟练习的时候控制得刚刚好，就差了那么点毫秒单位，在同一个地方起跳了。因为我有过

这种经历。在正式比赛时以完美的姿势、完美的时机起跳的瞬间，卡进了洞里，是之前点冰跳的洞，没办法。我心想“啊，有个洞啊”，是打算去跳的，但脑子里产生了自我保护的想法，想要去保护身体。

记者：节目后面，挽回失分的发挥非常精彩。

羽生结弦：老实说，到节目结束我的情绪都非常集中，没有中断过。在迄今为止完成过的短节目比赛中是整体上很不错的表演。可还是有点心神不宁轻飘飘的感觉呢。

记者：关于这个得分怎么看？

羽生结弦：即使是这样的发挥，也拿到了95.15的分数，我觉得非常

感激，其他部分都高质量完成了，我想要表扬自己。怎么说呢，老实说有种我做了什么坏事的感觉（笑）。有种是我做了坏事才会变成这样感觉呢。

记者：如何面对后面的自由滑？

羽生结弦：后面的自由滑比赛，不要再让冰面卡住。有点“日行一善不行”，必须得“日行十善才行啊”的感觉（笑）。自由滑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表演上达到了非常自信的状态。我还有一只手！在自由滑上，我有很多时间，音乐一起也有很多跳跃动作，我要拿出最佳水平。我觉得自己的状态相当好，虽然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但我内心还是觉得自己和冰面的配合很好。

冬奥日记



跟我走吧， 天没亮就出发！

□本报特派记者 王坤 张堃雷

3:30起床；
4:30坐班车出发从酒店去媒体中心；
5:00坐班车从主媒体中心去首都体育馆……

本报北京冬奥会报道团队记者，2月8日这一天的采访，天没亮就出发了。

此前的7日一整天，团队记者兵分两路守住冰上和雪上项目，晚上到首都体育馆会合共同报道短道速滑比赛，8日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酒店——我们等于在床上躺了不到一小时，就又爬起来了。

为什么这么拼？因为早在记者赴京报道冬奥会之前，就有很多喜爱中国天才少女谷爱凌和日本名将羽生结弦的网友和读者朋友们，由于不能亲自到现场观看支持，看直播又觉得不过瘾，所以请求本报记者一定替他们亲眼去看一看他们，现场为他们加油。为了这个重要约定，我们决定拼了老命也得给大家安排上。

虽然我们答应得十分干脆，但实操起来其实是非常艰难的。谷爱凌和羽生结弦的比赛时间都很早，由于北京冬奥会采用闭环管理，媒体所住的签约酒店距离场馆本身并不算远，但我们必须要每天乘坐固定班车先到达主媒体中心，并在主媒体中心等班车进行换乘。再加上到了场馆之后，还要进行混采区的提前预约等工作，这就使得本来提前一小时就可以出发看的比赛，必须提前至少3个小时出发才能来得及。而像这样的热门项目，记者要想抢到一个好席位，观看更多谷爱凌和羽生结弦的动作细节，必须越早去越好。

值得一提的是，2月7日羽生结弦在北京冬奥会的第一次公开训练，要想进入首都体育馆的训练馆观看，要拼脚力；想要在混合采访区看到谷爱凌，除了脚力以外，还需要概率堪比中彩票一等奖的好运气。好在，最终我们非常幸运地，既进入了限流的训练馆亲眼见到了羽生结弦，又最终在各自场馆的混采区分别见到了羽生结弦和谷爱凌。很多没能见到他的媒体同行直呼我们“太幸运了”，但我们其实很想对他们说：“哪有什么幸运可言，幸运不过是因为努力，那都是用‘起大早’硬生生换来的！”

